

病，视为畏途，仅有佣作管工，若挖煤驮煤，无有俯就者，于是设法向卢沟桥、良乡、涿州、大桥九省通衢各大道诱人工作，遇有山左右乡人入京觅食，北人谓之乡下脑袋者，叩其去向，彼以实对，即称某处做工需人若干，工既不重，价又不轻，来去可以自由，愿甘荐引，倘不审度，一入彀中，无论到沟，即至半途，已难自主，或有反悔，沿途供给加倍索偿，且节节有人或挽或推，必使到工而后已，到则牛马其人，生受鞭笞，死委沟壑，从开窑起至关窑止，不可胜计，工虽日假而帐却难清，非奄奄一息者，决不肯放之生还，再见天日，卢沟桥二府昌平州大兴宛平房山等县于开窑之日，稍有花费，各给例示一张，且左袒窑主，禁人滋事，而于民生利弊，绝不问及也。管工者谓之押驳子，工人反噬，谓之炸窑，窑中向有开门之斧，博浪之椎，以备工作，工人不胜其苦，则袒臂一呼，同人响应，一齐起事，炸出窑门，逢人便砍，因而走脱，在在多有，房山各属炸窑之事，现已有二起矣。是与粤东之卖猪仔者无甚差别，特彼需远出重洋，此则不离中土耳。困兽犹斗，而况人乎，该处逼近京师，乃有此事，官宪何漫无觉察，或曰自有斡旋法在，又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也。

《申报》，1883年5月30日。

3. 开平煤矿罢工反对洋人压迫

唐山的开平矿务局和开平铁路局的外国雇员与中国工人之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冲突，几乎酿成人命。很久以来，外国雇员与粤籍工人间关系就很紧张，工人们对外国人态度便很不客气，想找机会发作。四五天以前，铁路局的一个外国技师和一个广东工人吵了场架，那广东工人报告了路局的督办，说那外国人欺压工人。第二天，路局督办召了那外国技师来讯问；当那外国技师退出的时候，门外聚集了有一百多个广东工人，拿木棒石头来打他；如果没有一个中国火夫及时把他拉上火车头开走了，他大约就会被打死了。为了这件事情，矿局和路局所有的外国雇员，感到

督办无力维持治安，又怕同类的事还会发生，就集体撤退到天津，请求英国领事保护。此事立即咨会了直隶总督，总督十分恼怒，业已答应立即严惩凶犯；外人则认为只要中国官方有所举动，并能对他们加以保护，他们一定会回到唐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肇事的广东人当场解雇；然而督办和董事们都是广东人，他们不肯那样直截了当地斥退他们的同乡。……（四月十二日讯）

唐山的问题可能完满解决。路矿两局的外国雇员集体向督办们要求对他们切实加以保护；他们又要求把冲撞了伯恩（Burns）君——那几乎被打死的工厂的外国工头——的那个广东工人，立即逮捕并严惩。督办和董事们说，他们不敢立即逮捕，因为唐山有五百多名广东工人，但他们答应三日内设法办到。三日后，外国人送了一封哀的美顿书给督办，并且集体离厂赴天津。此举使得中国人为难了。连总督都立刻下了命令要逮捕那几个首要的广东肇事人。……广东人在矿地已能使工人们都听从他们的话，而不听从外国技师工匠。……（四月十三日讯。）

路矿两局的外国工头、监工、技师等……报告了英国领事。星期一，领事告诉他们说，他已会见了总督，总督立即下了命令逮捕首犯，并令押解来津。他还说总工程师第二天即将来津，并希望他们准备在星期三回厂工作。然而，金达（Kinder）君并未来；直到十六日他们才接到矿厂的电报，说首犯五名已逮捕并押解到天津。于是他们在十七日乘早车回唐山去了。……他们发现矿厂上没有外国人时，一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四月十八日讯。）

唐山冲突的首犯已被逮捕解津，路矿二局的外国人员已回唐山。总办唐景星本在南方，现已闻讯北上，拟调查此事的究竟。

《捷报》，1891年4月24日，卷46，页494。